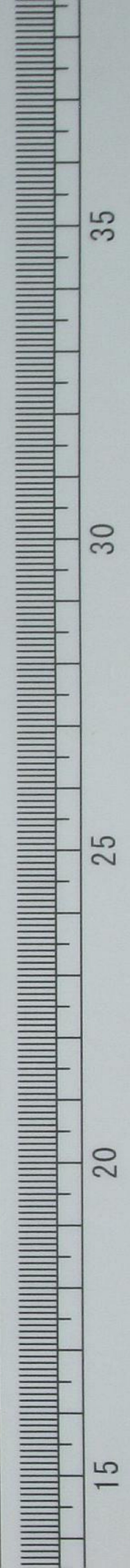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對陽閑處集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4



文庫11
A1123
4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四

湖西 琴希聲廷調著

男改絃世音錄

對鷗閑處集下

送亞相南洞公使關東序 駢體文

夫使星下從紫微則朝旭迎在暘谷彤弓旅矢歲賜于

幕府包匱菁茅時貢於

禁庭勤王是虔禮霸太厚然而文兼武別祿與官殊均

皆邦內鎮護山河何有重他輕此之論譬如雲間轉輪

寸鳥周最集下



聖澤閣集
日月安無照去耀來之務岳牧入洛裝最壯觀夔龍過
關事豈輕易今茲壬午相公南洞

勅使東方竊惟公之性清哉慎哉勤哉守官不踈公之
才果也達也藝也從政何有觀光千里通信兩都當路
群賢仰嘆吉甫之清風踵門諸客爭願荆州之一識可
知專對敏捷而能下交寬容爾乃長樂鐘動承明門開
捧絲綸以出抱冊節而行陽關曲起逢阪關邊南浦賦
成琶湖浦上喝道籠街飛塵奔馳填衛齧巷屈膝伏拜
驛吏警夜亭長占星如迎諭蜀之相如似待巡淮之裴

度且公好詩固誦三百煙霞滿腹可使四方草木知名
羈裏何為憚忙客中未肯改樂看花望月景不濫過必
簞入于草稿渡水踰山境無虛接悉納收於襟懷佳句
滿囊行行金石散聲彩毫在手處處江山添色凡鳳凰
池上鷓鴣群中有似公之多文耶不如公之好學也蓋
百官各列堯廷是帝之簡四海皆歸周德何民不懷繡
衣鷹揚玉帛狼跋王商狀貌足相漢室秦宓詞鋒堪壓
吳人洵可以顯耀西華而誇張東武矣且夫東都者燕
趙遺風猶存齊魯文物兼備干戈全熄禮樂盛興年年

幣聘往來天外歲歲與馬趨向日邊誰有不願執鞭而
護捧轂而行者先是僕之於公不殊臣之於主講文每
汚席末賜酒屢辱旌招車笠之交何啻衣冠之座或同
春花秋月命題以分韻雨夜雪晨剪燭而結談勿論開
閣不厭吐哺虛已好問集賢恐遺比古之孔文子豈其
非乎謂今之李龍門亦是宜哉嘗選僕於賓寮假從公
于臣列葛巾雜入吏群蛇足補添鹵薄水程山驛茅店
板橋晨昏難敢離側行止不能自專渡江舫裏拈髭共
乘旅館幕中煮茗暫憩雲泥本來異蹤薰蕕忽地同器

實是蚊蚋附驥匹如蒹葭倚玉既而裘葛頻換東海昨
遊之夢久醒兔烏乍馳春風隔歲之期重到即今臨岐
憶昔同途二月雪翻江勢尾州剩寒難解千山花吐駿
參遠地輕暖俄催睡昏昏時離蓐紛擾擾裏添翰戴星
行早張燭寢遲風雨跨馬無尾之可為衣塵沙撲輿有
簾而堪代障堰河流漲臨渡湍水齊膝陸埵嶺高隨攀
雲濤逼眸戴富嶽於頭額蹈蛭洲于脚根函關連篝幾
危棧何有限相洋吐日一大輪是無雙辨財天宮宛在
水濱蓬島瀛海蹇裳可踰競拾蛤蜊於退潮渚邊廢將

軍跡只屬田畝鐵城湯池沒草難尋空聽鐘磬于落花
寺裏吟嘯豈不懷古徜徉頗宜探幽咸是往還曾歷遊
而最為寤寐所思服也天闢東方地占震位沃土千里
神區八州拖總房而臨大堤挾甲信以備外壘濤聲靜
寧嶽色重險致縹緲於眉間負鬱翁于背後巍巍城樓
千千萬萬年代鴻基築成子子于旄八八州州諸侯朝
覲聚至增陴浚隍固守益長闐城溢郭富庶全極誠不
怠於武備實綏夫宇疆爰茲高蓋之遙降已值飛騎之
遠迎連檠燈嚴護衛夜宿品川驛樓裝畫戟競先驅曉

過龍口館舍綉茵鋪重屏帷圍繞寶盤捧出海陸雜堆
花簇金鞍衙官來賀風翻白羽閣人禦防乃是幕府
待賓之盛設而

天朝遣使之光榮也欽惟東方運如龍驤瑞似鸞搏
高駕風雲宏施雨露萬邦有慶八紘無弛緣有神祖
在天之靈為多列聖受代之德幕府雙尊各登
大保右丞椒房並立併准銀青金紫璽書是齋傳旨
之儀殊容命服有賜任官之禮太熾執圭屏息曳裾鞠
躬門內則群旗森嚴林立堂中則多士薈萃雲屯鳴劍

佩而徘徊五人之執權職奏鼓吹而舞蹈四部之散樂
工高唱太平歌曲贊揚武烈威光仰望驚嘆俯窺畏敬
聲也草莽之寒士烟霞之逸民挂冠夙隱敲硯閑娛幸
不自揣微軀亦能得觀盛事隔歲回頭當時在目寄棲
陋巷湫隘馳想大都繁華鬱鬱獨居悵悵何之鳧水柳
絲纒縮離情墨河花候遙勞吟夢霞鴻橫邊恨雲路之
難伴山月升處遲夜珠之將還此行誰能奔命孰得承
恩吟哦作手有名書記島規字拘杞輕身老健侍醫源
錫天青囊何乏奇藥彩筆應磨銳鋒如聲則先鞭于往

年而失伍於今日養蹇質付懶眠翻華裝堪艷羨謹裁
蕪句聊代驪歌駢瓦石於珠玉較削管于絲麻固分同
學多朝何虞下交有距清濁本殊縱違閣下好竿之高
意聲音差合休咎門前鼓瑟之至愚嗚呼祖筵事忙征
馬嘶急饒舌恐妨行程絮談或勞謁者姑抑湧泉文思
枉傳騎虎筆勢伏願五十三驛之長途讀斯百千萬言
之亂道

蚤煙焦餘集序 駢體文

一片浮槎忽見其漂波千金香木誰知是沈水拾得作

薪斫來投火煙散氤氳騰瑞風吹馥郁呈祥始驚絕品
之蘭麝乃覺殊邦之旃檀不可饜於漁邨土竈又宜供
于緜几金爐焦而有餘秘之可寶遂經遞驛而以獻
禁庭云謹按國史事係淡路今存口碑類在尾張仲和
平老翁鳴海人一鄉名族數世豪家解褐五瀨下帷平
安兒時識字猶是膏梁之子弟老後帶經不趨濂洛之
徑蹊美田宅奇貨物得失任時藜藿羹蓬蒿廬行藏知
命談鋒爽邁不復有阿諛言詩筆縱橫或能雜諧詼體
窮年兀兀何時女嫁男婚春日遲遲自今煙瘴霞疾交

遊不乏汪涓之流混合甘淡無分湖海之氣銷磨有文
兼質距鄙入都數口滿家非不患貧十年炊桂何爲與
熱紫陌塵飛獨安寂莫柴門履滿常業唔咿五經便便
任他甑内生塵萬頃汪汪未至囊中脫穎因而見稱朋
友漸亦受知公卿緋紫群處許以陪筵鳳凰池邊幾於
入彀每有置酒且吟韻燃燈且鬪詩焉不無含杯而拈
鬚擘牋而裁錦也且夫龜峽花艷鴨河月涼春風陣陣
吹鬢秋水溶溶映眸巾幘傾脫醕酌催睡肺肝吐露號
歎盡歡百篇一斗酒家昏醉之僊可想五冠六童沂水

詠歸之叟猶存託高懷於謝傳不辭妓席擬閒興于陸翁每講茶經不染塵不勞慮以消三百六句一吹煙一喫茗立吐七言八句既鑒京國文華何戀田園蕪廢箕裘縱負先業奎璧應餘後輝傳鄉黨固無慚貽子孫而有譽可知歡顏依然不悲遲暮勿怪得意自若不說牢愁是可尊哉更堪喜者與余有張陸之差蒙君無管華之割籍屢過我往來送晷融能敬衡爾汝忘年切磋得益詆訶何嗔茲翻此稿幾讀其詩淵源難詳屬誰格調只覺反已比較前輩所作皆新贈投時儒其評各異並

皆社侶固可同病相憂如此老翁孰敢殊途按劍齡兼德高藝與人健鍊磨見工堆積鍾美與其藏於篋函曷若鏤于梨棗頃日趨庭寧馨校訂魯魚即今駢體蕪語漫題冠首唾餘珠玉始便拾收夢裏江山宜尋履歷存亡多少久經星霜啼笑百端交集胸臆乍生乍滅世變難常或盛或衰詞風易改成是筆頭墨雲恰如爐上煙縷鄉出寶香話傳百世人裁佳句名噪一時物雖不同韻畧有似因刻蠹紙蝕後之字故號蠶煙焦餘之詩庶幾一集倍榮將與百和同氣香本有德入土不朽文何

無靈蓋棺而傳然燒一丸薰播群國隔夜猶聞經年不
歌人如繡帙請嗽薔薇之露吾今揮毫願攀榆莢之枝

詩聖堂集後編序 代亞相南洞公

叟自號詩佛又名其堂曰詩聖蓋尊尚杜少陵也嘗著
詩聖堂集前編傳播于海內大抵近時以詩專門者未
曾有如叟之名之盛也余也躬列鷄鸞早朝晚退之暇
以文會友不過都下之人士數輩迨聞叟之名欲一遇
語風騷之旨而幸奉 使關東始見叟于客館焉後隔
歲而東行每東行叟必來見焉叟亦不遠千里前已入

京今又再入京前後俱來見焉苟有來見焉則必見贈
其所作頃日齋其詩聖堂集後編見示余嘗得其前編
而讀之今又得斯後編而讀之乃知叟之幼而志詩老
而告成也夫古人之詩與境俱移與年俱高杜少陵之
在夔府蓋年五十以後其所作最老成矣叟之為人以
自然為性詩亦以自然為宗以風韻超逸為體詩亦不
失超逸之趣而如前編之詩十分竭力于藝場競勝于
毫釐之間有如天馬之絕塵而奔也壯年之氣象見焉
反覆後編之詩其自然者更自然超逸者倍超逸有如

行雲流水之無所凝滯也老年之鍊熟見焉然則前所
編之詩聖堂集自幼境到壯境之詩也後所編之詩聖
堂集自衰境入老境之詩也試以少陵方之前編者天
寶以前之所作而後編者夔府以後之所作也又原詩
聖之名假論之則前編者而立不惑之地位而後編者
知命耳順之地位也叟年方耳順其詩從容不思而得
氣息消融是非毀譽如風過樹莊周謂之天籟佛謂之
聲聞乃是耳根圓通之境畧也叟自幼而壯自壯而衰
自衰而老未曾有一日廢其諷詠自今以往至七十八

十任運順化樂夫天命乃是詩聖從心之地位而詩佛
止觀之境界也斯後編之出世間多少之詩人無不仰
鑽以為聖隨喜以為佛矣

花風得意集序

余聞宮人室女之為情發風顛者醫家謂之花風也然
則文人才子馳心煙霞寄懷花月顛狂不能自持者亦
謂之花風而可也管成齋醫家而不能自醫其花風一
旦探花芳野山始慰多年之渴想以為得意之事因名
其紀行曰花風得意集既而發一癡願曰櫻花之不出

于西土大憾事矣我有活花耐久之法將附芳野櫻花于船便又貽斯集與花俱耀之海外請題一言以增聲援余愛其好奇譬喻櫻花以作序夫櫻花尤物也我邦之西施也芳野櫻花之苧蘿山也若令苧蘿女終老山中則可稱之山中美人而未可謂之天下美人也櫻花亦然纔占名于東海一隅而未可謂天下名花也而今貽之海外殆是嫁西施於富貴之大吳也况附此新詩以佐之子于歸之糴塗可謂忠于美人也雖然纖纖之花瓣托媒於大海之帆便瑣瑣之文字買譽於千萬里

外是鷲翼之企鵬翔也余欲醫其狂癡而亦有同病相憐之心故不投瀉火抑肝之苦劑姑題斯言參著其花風而已

鴨東竹枝序

邦人之賦竹枝體者祇南海江南歌為其鼻祖猶唐之有劉夢得近時讚岐池五山唱詩于江戶賦深川竹枝名燭關以東人以當今楊鐵崖稱之一時才子靡然嚮風賦詠百出有某竹枝某竹枝勿論北里之花朝墨水之夏晚雖潮來鈿子之窮陬悉裝飾其土風以作我邦

之虎邱秦淮矣特京師山秀水清花態柳情別有一種
婉柔諸境風俗之萬萬不可及者豈可無竹枝詞乎島
棕軒竒才子也錦口繡腸謂之京師文妖其誰曰不然
嘗賦鴨東竹枝若干首與五山深川竹枝同時而成當
時人已艷稱之五山編詩話亦採其二三首以為話資
世之所知也頃日棕軒搜閱舊稿參訂斟酌綜為六十
首以謂輕佻綺靡之語不可入正集別作小冊子只將
博同臭味之一笑徵序于余余細翫其語悉皆寫出銷
金窟中之秘趣可說不可說之事言外有意意外有味

讀之者讀了後捲卷瞑目而始會其妙矣此編之出不
啻貴其紙價併增鴨東花柳之聲價寔不愧為昇平之
風調也吾願擘五色絹箋做洛神賦小楷娥媚裝以雲
鸞縹帶挂之鴨東水樓口授絕代名娃風清月白夜相
歌以當嬌絲豪竹警徹被底鴛鴦蘭薰透骨雲闌雨濃
一頓一咲蕩乎不知所歸依之神鬼亦一竒事矣棕軒
少年不拘細行偎紅倚翠豪邁不群一旦改非棲遲林
下日欲寡過而翰墨業障未除對山看雲動則感念疇
昔之幻夢發此懺悔也凡人當其夢中誰知其為夢及

夢始覺方始悟是夢棕軒既悟夢之為夢名亦自此清遠矣

峯山詩集序

丹之北峯聳山圍之間有鄉曰峯山其鄉織縞縮之紗販之四方無所不播四方之人唯聞其織縞紗而未知文字之機軸亦出于其鄉也余嘗浴沮馬溫泉將觀天橋之奇迂途于丹北入峯山之日遇詩人數輩懇懇相待館余于家者為宮士誠饗余于家者為高士羊為尾不溢執贄而見袖詩而質者為美九淵為島子孝子孝

待余最謹迨余之辭歸送到天橋之上共宿文殊寺而別去爾後聯綿寄其所作而質之今又寄其所編之峯山詩集問序于余余追憶疇昔之遊披卷而讀之乃前所遇之詩人除九淵一人外皆有之又有前所未遇之詩人高士節岸十德及數輩是也此輩之詩人其地位身分各有高卑上下之差等而均以詩結社社徒之盛不似山間區區之僻鄉文字之精熟纖巧可以比其所織出之縞紗子孝亦業機織其編輯此集固成于飛梭轉軸之餘暇梓而公之于世亦猶販縞紗于四方無所

不播峯山詩人之名自此遠播矣因以謂人之遊丹北
以天橋為奇觀余亦觀天橋嘆賞其寔奇所恨地太寂
寞無文字之敵其奇者而已既有峯山詩人而天橋與
峯山比隣以天下奇觀為其社裏物則豈復乏敵奇之
手乎乃作此序且告四方之人曰苟觀天橋者莫恨其
寂寞苟恨其寂寞請入峯聳山園之間而問之

取歡堂記

取歡二字取諸王右軍句曰取歡仁智樂湛淵藤隆祐
公欣然有得以為堂號公之為邸門前左右並皆王公

邸第雉堞粉壁繡錯基峙徒過其門而不入誰能窺見
堂室之美苟得其門而上其堂方始驚見園池之佳矣
苟見園池之佳則可知取歡之號之不虛設也園雖不
甚廣而備極幽致地固逼

禁苑境即小山林也有池常漲問其泉源則御溝之支
派縷續而來入可謂太液之餘潤也擇石而安排覆簣
而築作累而高者為嶼坦而橫者為橋嶼栽紅梅樹岸
植五葉松石纏莓苔徑裝躑躅水面抽出荷葉花壇培
養芍藥併皆佳觀也自春及夏自秋及冬足有取歡焉

伏惟公妙齡好學才與春風暢姿清於秋水退朝之
暇倚梧於堂上讀書已得爽愷而堂前有園池如此更
多花木如此真是取歡之至便也春日翫花秋宵弄月
下階洗硯則魚作態而戲鴛鴦沽嬌而來馴沿籬移履
則鶯蹴花而飛蛺蝶戀香而相伴亦皆無隔於其物我
凡所以養性歡心者唯取於園中而有餘也又惟公身
為貴族出門則必有從者數人微服恣行恐有人怪指
唯在園中則不過小鬟丫童之親隨若夫醉後或睡起
或讀書困倦或客去無聊之時手自折花撲果誅草掃

塵亦無忘其貴之譏也有時徵文士開筵堂上賦詩鬪
酒飲至黃昏懸燈樹間移榻石畔再陳狼藉之杯盤別
助將闌之興趣亦復取歡之自在也矧典籍世富琴棋
書畫無乏其具不求山水於郭外坐領煙霞於園中其
取歡於四時又取歡於終年固可知也雖然取歡二字
右軍取諸仁智仁智學問之道也公之傲而自號何徒
取諸園池而已乎學問之道與園池同園不理則荒學
不勤則廢君子何可不存心焉吾願公之勤學如理此
園荒穢者去之翳塞者洗之日新而日日新則其極將

有取於仁山知水之壽樂矣豈徒取諸園池而已哉

小富岳記

昔人謂石為雲根雲豈可有根石豈為雲之根動靜異類上下分位雲自雲也石自石也然而石本土精雲為山川之氣二者俱一元之所化也吾聞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則石能生雲何得謂異類乎又聞媧皇補天織女支機或隕石于宋則石固為雲霄間物亦何得謂分位乎江戶詩人大窪天民藏一塊石其長尺許橫五寸許高四寸許質堅膚滑不資斧鑿而為富岳之狀貌頭白

而如雪之封巔者脚長而有跨諸州之勢因名曰小富岳也今茲庚辰仲春亞相南洞公東使霸府駐駕之日遍徵府下文士天民與焉迨相公之將歸天民抱石而獻之其言曰關東之大物莫如富岳謹以此物獻于閣下也相公既竒其石又竒其言齎得而歸令希聲作記希聲陪從相公台駕于關東驛路飛塵車輿馳走固知相公之望岳于輿底瞥然過去無暇停眼而熟視即今引之翠簾內置之文案側撫之摩之朝夕不釋手峰頭之雪坐而可掬窗中之雲經年而不散客來出之誇

示客去眠以為枕何其縮遠卧遊之自在也昔則愚公移山後世無有繼者今也天民托石移之以為石則石也以為岳則岳也心誠想之物為其物心不在茲物非其物物之異同與大小地之天涯與咫尺原在一心想之所到與所不到豈唯岳與石之謂而已哉石之小未足以為小岳之大未足以為大十方世界之大大者何限恒河沙數之小小者何限孰以為小孰以為大苟以小為大杯盤可以為江漢苟以大為小嵩衡可以為盆翫相公

天朝貴官譬之神僊之在雲間其官其爵固可以比富岳之高苟以神僊之眼俯而瞰之雖關東大物亦可以備翫物苟寬下文尚賢之心而待之天民之為小民姑仰視而以為詩家之嵩衡亦將誰怪之特怪天民何為得接此高貴大官耶蓋由其人_レ有雲霞之性情山岳之骨髓也歟所獻之雲根其性情之所凝而骨髓之所化也歟性情為詩骨髓化石皆已入于五雲高處則前所謂維石維雲竟同地位一貴一賤果同臭味吾知其交情愈堅愈久矣

仰白樓記

若狹之海濱其尤著者小濱也其殊勝者高濱也昔年遊小濱之日高濱人野田氏新營一樓价小濱人某乞余命名且撰記試問其勝則曰海險山峙有古城跡多諸巖嶼天氣晴朗遠見賀與越之洲嘴有時白嶽亦見焉當時無暇往而閱勝姑遣門生善畫者圖之既而以謂徵圖而下筆恐其筆之不活潑又以謂其人無面識而漫乞之不知其心愛余之文筆而乞之耶抑以余視為客遊售技者將買之耶是以畜圖而未曾有所下筆

也今茲十月浴木碕溫泉歸路經丹后過若狹日已曛黑抵海濱險怪之地猛濤雷轟漁火星播余知其為高濱摸索訪野田氏則主人滯留小濱經日不在家其子弟等聞余至趨迎而待之以知其家翁之嘗有所乞于余也夜深酒罷就寢濤聲逼耳枕為之屢歎覺身如泊舟矣明早子弟延余其樓曰家父渴望先生之留題者久之今日不惜一筆此樓多幸余乃出所齎之圖鑒照閱勝真是奇絕而圖亦不失其審詳樓面東北枕大海灣有山以抱左右左聳者為青葉山稍卑者為響山為

雄山右橫者為志摩山山下有人家名為髻浦與雄山相向而突出海中其間隱隱微微有無難分者為賀越之洲嘴超此則大北洋也如灣內則嶼山競容海巖露頭其最竒而崢嶸于水止者為古城跡相傳天文弘治間邊見駿州之所城廢礎猶存焉城跡之西有稻嶼有鴉嶼城跡之東有波積巖有鹿間巖皆不詳其所以得名其餘群巖之出沒亦各有其名不暇舉記也時方日出而波騰涌澎湃聲與松籟相雜勢殊雄壯余忍寒倚欄應接送迎頗慰旅顏矣遂導余上古城跡維石維壁

壁間往往作窟作孔大者可通舟小者可匍匐而入恨風狂波噪窟孔在前不可嚮邇若夫波靜風收之日回舟細窺則當多竒觀也巔為城墟有老松數百株余將坐松下而肌粟不可忍旋反于樓上磨墨提筆略記所見又擇可以名樓者凡樓前所見之景勝勝則勝矣可取以名者多則多矣然而勝勝中之最勝孰是孰非多中之壓多孰妍孰媿寵于左則妬于右黨于此則憾于彼余將若之何顧眄間忽見當髻浦之上有一團白于雲間如月之籠靄氣如璞之藏晶光余怪之詢之始

知為所謂白嶽也而其嶽不得恒見之秋冬戴雪時則見之耳余拍案曰唯此白可以名此樓歟夫高濱之為鄉離戶漁扉一帶臨海何戶何扉不占其勝以為我有乎雖然朝釣夕網其業為利所驅其人恐無暇占勝而翫之况白嶽之時見不恒見何每煩眼穿焉唯是主人之營此樓其心端在占勝則滿灣之所有悉皆為朝夕之翫物凡恒見者是慣時見者是珍唯此白最足備此樓之珍翫豈容不為我有乎今撰樓名不取之若海之近側遙問之賀越之天末以仰白二字命之也余旅遊

日久歸都意急立地筆畢付子弟等而去不知主人歸家愛翫余筆一解其渴乎否猶將視為客遊售技者乎否他日余將問之

錦林莊觀梅記

梅花將綻正詩人宜出遊時也試問多梅處太抵非城山梅溪則鷹嶺船岡或嵯峨醍醐所謂香雪海在焉家住城肆抑鬱無可消遣不得不出遊而出遊稍遠歸途必踏夜或遇風雪荒野山野水醉顛吟蹶樂而行疲而歸其疲甚於其樂則與其探之于遠不如擇之于近也鴨

河東畔有錦織林林下有旗亭亭側一莊植梅數百株中構幾座乾淨店房一瓶茶一盒點心設以待客焉予以謂觀梅之妙處乃携二三靜侶往訪之昨冬今春無冰不雪嫩萼幽葩破顏舒笑十之六七春猶早新東風寒峭林下何曾見有一游人花皆未經俗眼詩人之清賞以此時為第一義予坐店房抱手爐而賞之乃覺詩思亦與梅花俱清新矣少焉日沒月出枝之高歌者如飛雪之耀空其低而繁者如群玉之布地踈影橫斜光輝錯雜爛然而明燦然而淨百花之中孤月之下花因

月而生影月因花而帶香花耶月耶香耶影耶花月一體香影不二清更清奇更奇矣坐久思酒一拍掌則自牆外旗亭濁醪與淮南併致供客亦復不寂莫談笑遣興帶餘醺而歸噫其亦足樂何必勞遠探一翹足而得妙處如此

逢送樓記

與社燕俱來焉其來也來自南紀也與秋鴻俱歸焉其歸也歸自關東也菊池子固世家南紀而其業肆在關東每歲一赴關東檢其會計旁與文墨之士周旋焉可

謂劬勞于家務而奔走于文藝也嘗營此樓以為旅舍
年年歲歲大約以燕來之時赴關東以鴻歸之日歸南
紀來時必過都留遊于此樓歸日必過都留遊于此樓
蓋以有吟友社侶之多在都下也吟友社侶每會其來
與其歸歡晤于此樓亦猶燕侶鴻群之頡頏翱翔者也
而子固忽來忽東忽歸忽南其留遊僅經三四日而去
吟友社侶之於子固忽而相逢忽而相送是其常也坡
老詩曰有似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又相送子裁取之
于此名曰逢送之樓樓之所在為圓山之下葛原之上

地自繁華樓固雅潔其主人則鏤心刻腸之才子而問
其近隣則歌姬舞兒之淵藪也予以謂此樓雖固雅潔
而境實混脂粉苟不嚴其守不免被侵汨焉况平生空
閑主人忽來忽去乎今茲戊子之春子固又留遊于此
樓詩酒是娛諸吟友諸社侶亦在焉酒酣子固謂予曰
於我之不在之日文人才子之來遊此樓看山瞰野探
題聯句又乘月坐嘯或信宿焉我固任憑而借之隱逸
道流携琴而撫彈或圍棋而留連或作書畫而遊戲焉
我又任憑而借之倭歌俳歌者流插花點茶博士雖曰

俗技亦非無韻致其設席水言或置瓶圍爐焉我又任
憑而借之若夫游冶少年竊微粉黛淺酌低唱以翫春
芳秋艷焉是亦任憑我何厭而不借之翡翠簾內鴛鴦
被底連理花開並頭睡濃尚是風流小罪我何妬而不
借之至若惡漢無賴之結黨聚類嫖賭酗酒與俳優封
間混坐戲劇打諢焉最是為殺風景我何為任憑而借
之乎唯恐花柳繁富之地游人之所奔湊有時為此輩
所侵汨焉願君為我筆而戒之予之於子固亦為逢送
之列自相逢迨相送之日每短而自相送迨相逢之日

每長此樓之空閑實如燕巢之殘壘鴻爪之留痕也子
固寔風流於其不在之日亦尚忌憚俗人其胸中無一
點之俗韻可以見矣即酌量其意而筆之子固示之諸
吟友諸社侶而去於是乎賦鴻雁以慰其人之劬勞賦
燕燕以表吾輩之瞻望相送而分袂又期相逢之日而
已是為逢送樓記

愛瓢說

近時京人翫瓢甚盛其論瓢品愛色美形奇者又愛膚
完質堅者最愛色形相兼質俱備更多經年者好事

君子探索廣募，瓢價為之騰貴。瓢客與瓢商，買瓢賣瓢，一瓢或抵黃金。今兩苟得佳瓢者，歡愛撫摩，殆忘寢食。僅有微瑕，則其心憾之，依依不能釋之。或自誤鑒定為姦商所欺，得假色偽物，而悔且嗔者，多有之。咸是欲自娛而不免自苦也。我何傲焉？銀錫嘴于瓢口，泥箔銘于瓢腹，或以紫綬縛瓢腰，或以紅褥受瓢臀，是其裝飾也。富者倍美其飾，貧者亦不敢自吝其費。欲尚古物而加新飾，不完天作而施人工，妄改瓢之面目，大失瓢之真趣。我何傲焉？夫瓢之為用，田父野老、漁翁樵叟之飲具。

也。而今貴官富家、愚醫迂儒及市井俗漢，無賴咸以為豪具。不啻解飲者雖不解飲者，亦各提携自狂。蓋勿論飲與不飲，舉世咸醉於瓢也。世人咸醉於瓢，而我獨醒於瓢。我之所謂醒者，非不為酒徒也，不為瓢徒也，非不為酒狂也，不為瓢狂也。凡競逐傲世，我謂之咸醉也。恬淡適己，我謂之獨醒也。我家有一瓢，數百年物，先瓢徒而畜之，非傲瓢狂而翫之。特懸之齋壁，充以濁醪，自酌自醉，可以忘寂寥一室之中。一日之間，唯與一瓢幾回相為酬酢，真是足獨樂。又何與世人俱醉狂乎？且世人

之醉於瓢醉於瓢之色澤又醉於瓢之面貌是醉於不
可醉者也我之醉於瓢不醉於瓢之色形膚質止是酣
飲瓢酒而已彼則醉于偽也我則醉于真也我則醉于
常也彼則醉于暫也有醉必醒有愛必厭物理之自然
也乃知愛瓢之狂客其狂易醒愛心變焉厭心生焉則
與夏時鐵婆秋夜竹奴相類必矣嗚呼世之久而不變
其心有誰若我家之於一瓢也哉

休影說

莊子之論休影余以謂其言猶淺說他不盡夫處陰以

休影雖曰休影而猶畏影之心未能忘了處靜以息跡
雖曰息跡而猶惡跡之心未能忘了畏影者以影為影
惡跡者以跡為跡影影跡跡則其所謂休影非真休影
其所謂息跡非真息跡謝家所謂未能忘懷者也立願
休影者須忘影忘影者須虛心心能虛靈則我足以忘
影影固不足以擾我也試證之水月水之空明未始有
影月臨之則影生焉即影以觀月月沈水底隨波細碎
離影以觀月月停太空未始不圓明合觀月與影一水
一天一動一靜動者不擾靜者靜者何畏動者是真否

相忘上下無心也學休影而其功完者應作如是觀布
施翁離脫家務服巾蕭散自號休影徵說于余余聞翁
好讀老莊又讀佛經不知其所深佞老耶莊耶抑佛耶
又其畏影之心如何忘了惡跡之心如何忘了其有忘
耶其無忘耶但畏影而休影應是老莊之奴隸如能忘
影而休影即是佛菩薩之弟子請迴光返照

鮫人說

薩摩人某曰琉球之西南海中有餘那嶋其人習水能
入海底蓋鬼奴黑廝之類也琉距薩三千餘里海水至

險薩人之至琉琉人之至薩非卜十日之晴天不得發
船每歲發船兩度在六月與十月而已薩人之在役于
琉者有急告于本藩之事則不俟兩度之便臨時作書
差遣嶋人嶋人數輩犯險發船其捷如飛逆風作而船
不進衆皆入海執紼挽之或自後推之晝夜馳走海底
不異陸行迨天霽風歇又上船呼噪不過五日必能達
薩之魔嶋每每如此又曰嶋人常業機織遍販銷他方
到處不憚其海險亦如此琴廷調聞之曰古稱鮫人蓋
此嶋人歟所謂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可以徵也至曰泣

則出珠固為不經竊以謂是非淚之化珠也臨別而泣
且贈以珠玉也聞南海中有珠崖郡出寶玉意當嶋人
販銷抵此交易寶玉又之一邦以贈之也當時開闢尚
隘未知有此嶋人既奇其從海中出以為妖物故名鮫
人亦見其泣而贈珠玉誤以為淚之所凝化也凡古來
所傳之怪異往往當如此類豈足信乎

花顛居士瘞筆碑銘并序

邦人單稱花者我邦之櫻花而猶異邦之於海棠也花
顛者顛狂于櫻花之謂而亦猶陸務觀之顛狂于海棠

也櫻花時節舉世愛之賞之放歌于此醉舞于彼誰肯
不顛且狂乎騷人韻士之咏花而擅名于世者古今多
其人未聞有畫家之寫花凝念而逼其真究其巧者也
花顛居士諱思孝族三熊氏號介堂平安人風流善丹青
青花鴉煙林到處齋筆與硯細寫花之面目一一品藻
其類纖細無遺婉媚而清韻蓋其精巧前無古人可謂
櫻花傳神之開祖也詩僧六如題其帖曰畫花千古凡
馬一空知言哉寬政庚寅八月二十五日年四十二而
逝遺囑曰茶毗我于櫻花之下而灰與骨投棄之于嵐

山堰水之汭則願足矣死日輒如其言妹曰露香亦畫
櫻花姪曰光源幼為浮屠有親友曰山縣蕪亭有筆工
某氏居士平生畫花之筆皆其所製也相俱謀瘞其退
筆栽花一樹立碑一片卜地於宇治郡日野山六如為
撰碑銘爾後露香光源相繼下世蕪亭亦亡名不知所
之筆工一人雖刻刻乎懷而家貧年老每恨願之難遂
而不已近者廣瀨自勝亦好畫櫻花遠慕居士以為畫
祖自號花隱今茲甲戌春筆工憫碑之未成謀諸花隱
花隱曰立碑固可而立之于日野山太無謂嵐山為櫻

花之洞天而居士之所執着也不若立碑于此議立決
矣而六如所撰之銘其稿散逸無由搜索花隱與予善
來請予銘曰畫祖之畫櫻花人皆知其精妙而棄灰投
骨之遺言人莫測其意不知先生以為何如願測其意
以作之銘予曰花顛以顛自號甚當陸務觀詩曰為愛
名花抵死狂彼則騷人一時之雅言如花顛則終身不
忘櫻花其心為花被顛抵死不改其顛卒暴骨于花前
顛亦太甚世多為花被顛者不過一時遣興放歌醉舞
而已未有如花顛抵死顛且狂者也乃知其所執着之

一念焚而不能熱，泣而不能寒，則所茶毗之灰可化為煙霞，悠颺于嵐山堰水之間，其骨即舍利，可分身于千萬億。每一花之樹根托一粒之念，竟經千千萬萬春而不朽矣。豈唯瘞其退筆而已哉？花隱之立碑于此，寔是風流好事，傳播畫祖之遺韻于春風，亦將為嵐山堰水補添一則佳話也。乃係以銘，銘曰：

愛花畫花為花，被顛投骨于水，化灰乎煙堰河之內，嵐山之巔，心清，竟遠人逝世，遷退筆百束，遺香千年。

與山脇道作

畫工廣瀨花隱，謀為其畫祖花顛居士，建瘞筆碑，使聲作銘，聲不自揣，為草數百言，而與之聲不善書，故囑花隱曰：擇善書者錄之花隱受稿而去，他日來謂曰：煩國手寫錄國手許諾，不日將錄了聲嘗聞國手之善書，竊以謂椽筆一揮，區區蕪言亦當為之添輝也。越數日，花隱又來說拙文不稱，責意其所以訂斥疵瑕者，一咎某助字某虛字失其用法，曰：宜刪彼而填此，改此而換彼，貴評絮絮托花隱見喻聲之於國手，雖有少長之差等，而無師弟之緣，故何其誨喻之殷且摯也。聲深怪焉。既

而審高喻太與鄙見相反何則國手刻切論字義之異同其所論皆一家之字說而非公論也文章之體裁古來不一世亦隨替隨改百世百變萬人萬化文字之用法亦復多端隨筆而變化觸心而湧出其機不可測也邦人之用字誰不倣西人之語例如聲之所為可以觀矣國手世祿醫家也請以醫譬之夫文字方藥也用之者醫也古人有言曰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此為千古確言蓋不泥其方縱橫活用者良醫之手也作文家亦應作如是觀我手驅使文字是為能

手為文字所役使真為下手能使文字者筆健語滑自然出心裁矣為文字所使者舌吃詞澁死氣滿紙矣與其泥文字而澁縮寧離文字而活潑潑也苟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則其不為王荊公者幾希昔者荊公作字說將亞六經是為千載笑具本邦近時淇翁新唱開物之說自謂聖人以後始開闢神機不亦一荊公乎翁嘗著譯文要訣駁先儒物徂來文又著歐蘓文彈點污無瑕之連璧嘻亦太甚此備一作而醉其糟粕者妄橫自許之億斷動罵他人之文藝以為淇翁門外無

復文章此非管見而何也側聞國手受翁之衣鉢守株于其說宜矣不能靜其心而公其眼也聲不幸有愚直之病不能受國手之藥石苟有所指而中心感服則雖五尺童子不得不拜其賜今所以不能受之者意有所不屑也請休再談且夫建碑者花隱也作銘者希聲也執筆者國手也各有一業聲不越俎而議貴書之巧拙非其本分也國手何為不耕自己之硯田而煩耘隣人之藝圃可謂不知其分也世不乏代錄者豈啻一國手而已有所不適貴意者請擲其筆聲又何言焉前日令

花隱報此言竊恐花隱持兩端避彼忌此不能悉其實故作此書問罪左右耳

與上原生 薩摩儒臣

南涯老人齋得貴稿一卷令僕筆削之其意懇懇將令兄之詩體倣僕之所作改享保之古風學文政之新樣也僕不見兄面又不知兄心斯舉何容易譬如閉目而放箭不知所受之鵠何在中與不中始不能決之僕削之而兄受之有益乎兄而無加乎僕僕削之而兄不受之不唯無益乎兄將有誚乎僕故讀兄之詩稿僕憚削

之苟能見兄面又知兄心而後方始可任斯舉雖未見
兄面而與兄馳書往復神交累年畧知兄與僕如箭與
鵠有幸其中而無嗔其不中則僕亦何憚削之否則莫
若人人自推自敲自得自適而已雖然百千里外辱寄
稿老人亦再三來責而不已所以在陳一二管見中與
不中始不能決之勿咎射手之失鵠則幸甚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四終

